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5年01月號 總第10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本期目錄

- 从东坡初恋地说起 【白莲】
- 慶祝“袋鼠軍團”的勝利 【洪丕柱】
- 珍藏了四十多年的感恩 【藍湘】
- 中國 vs 澳洲 【韋鋼】
- 家庭主婦闲扯 G20 【王欣】
- 富人过穷人日子的两种形式 【侯香玉】
- 我与鸟缘（续） 【维和】
- 【英伦心影 18】虐恋与禁爱（三） 【薇薇】
- 【英伦心影 19】漫步古城约克 【薇薇】
- 攝影：《大羽華裳》 【韋鋼】
- 作協簡訊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从东坡初恋地说起

白莲



青神县距成都有百来公里，隶属眉山市。想当年宋代文豪苏东坡骑马八十里，自故乡眉山到离青神县十多公里的中岩书院负笈求学三年，与恩师王方之爱女王弗，在中岩山中“唤鱼联姻”。

我去年拜访了此地，正值七月却是气温宜人。穿过中岩寺（传说是十六罗汉之第五罗汉诺巨那尊者的道场），沿小径缓上，山中青竹婷立，摇曳细语，满目迷朦的绿。这里原是佛教圣地，堪與峨眉山齐名。攀行不久即可见“玉泉岩”，一说是儒释道三教聚合之灵地。只见山岩外倾，岩壁上尾上头下一雕曲龙，清泉从龙口潺流，正入一卧地盘龙之口，此为玉泉。

明人熊相《中岩记》称：“岩覆如屋，泉出岩这东西，两石龙吞吐之。喷若溅珠，殊可爱。”

与东坡齐名的黄庭坚曾客居青神三个月，此间常眷游中岩，在这里汲玉泉沦佳茗，赏竹景青峰，抒怀咏情，并留《玉泉铭》。此后文人们纷纷效仿，到这里品茗作赋。我虽只是一游客，能在千年古人赏过茶的地方同饮山中泉，感到实在是幸运至极！

玉泉池旁一长方桌，两边条凳，数十米远处几栋房屋，老两口和小两口，想必是儿媳。坐定后，身着白色布衣的老男人慈笑着摆放了青瓷托碟盖碗，盖，碟，碗，寓意天时，地利，人合。年轻女人提着铁壶沏茶，泯一口，醇甘清新，定是这玉泉水泡的了。我俯身池边，用手接了些泉水吻入口中，清爽。

几小碗茶下去，凝望着峦翠朦胧，清幽静谧伴着龙口吐泉的汀伶，许是这里的灵气吧，顿觉尘烦尽释，思绪盎然，眼前不禁浮现出刚才经过的“唤鱼池”，一潭碧水，硕大的金鱼群游，说是拍手鱼即应唤而来。池边已有几人，我只顾端详池边东坡和王弗的雕像竟忘记了拍手唤鱼。铜色雕像东坡英姿超然，紧立于端庄祥坐的王弗身边，雕像的王弗并非文人描述的如花似月之貌，更多的贤淑儒雅，睿智灼人。文史介绍，北宋初年，进士王方召集苏东坡等乡贤名士在池边聚会，想为这个水池取名。19岁的苏东坡提议唤鱼池”，王弗遣家中使女送来一帖竟然同是“唤鱼池”三字，王方立马决断并让东坡挥毫题字于池边。

由此天定姻缘，东坡王弗情意融融，曲径幽步，池影相依，但却是红颜薄命，成婚仅十年，二十七岁的王弗因病辞世。阴阳两别仕途沉浮十年后东坡梦遇爱妻，留下悲世绝句《江城子*忆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刻骨铭心的爱可能一生中只能有一次，尽管也许很短，但由此而生的情感却会贯穿余生，随着岁月人事变换，让你狠劲的体会那甜中的苦涩酸。玉泉配中岩，是茶亦是景，人开始飘飘然，不觉以近黄昏。佳茗美景终有一别，友人为我向老人家讨买了一袋中岩茶，普通的锡纸袋，莫约有一斤茶叶，当年的新茶，但很普通的价格。回澳后友人发短信叮嘱，“好好存放，那可是好茶。”我喝茶略有“奢华”，不乏名茶，红，绿，白，黑和乌龙，品的很有些刁钻了，或许是喝蒙了吧，竟惘惘不知所爱，但因记挂着唤鱼池和玉泉岩，那莫名的心的萌动，让我对中岩茶格外显出专情。

上好的绿茶，水温要在80—85度之间。洗茶后徐徐倒入半杯热水，中岩茶显得格外不同，果真如生命再现，婀娜蜷昵的芽叶羞涩地竞相舒展，宛如春情娇妇渴望肌肤与阳刚相触的酥软，隐现着灵魂急切的呼唤，再一注热水倾下，展开的嫩叶腾跃纷扬，旋转缓落，似在极力平息随热流撞击而起的亢奋，然后疲惫的歇息在杯底，滤出清茶嗅上一嗅，喔.....

我在想，也许会有一日，能携知己共访中岩山，在唤鱼池边拍手，不知那鱼儿是否仍有千年灵性，在东坡王弗像前膜拜，感受恒古深情，在玉泉岩相信那老人家仍会慈笑着摆放茶具，在朦绿环绕中共啜一盏茶，相依相偎在忘我的迷离，在那灵气之地一起体会灵魂轻飘共舞的缠绵。

慶祝“袋鼠軍團”的勝利

洪丕柱

在寫標題時，我起先寫的是“國足夢碎布村”，因為從朋友們傳來同我分享的大量照片中我看到足球場中所有華文標語都是用“國足”來指“中國隊”。整個足球場簡直是一片紅海洋，到處是成片穿著免費紅恤衫“中國加油”的男女，到處是五星紅旗，到處是華文標語，還有龐大的中國傳統



的鑼鼓隊敲出喧天鼓聲，無數華人拿著免費贈券入場，有位朋友發來微信說足球場幾乎五分之四的觀眾是華人。這不知何來的大手筆的花費和事先的精心組織，使我產生地點錯位的感覺，恍如回到了中國。因為大大咧咧的澳洲人不會為一場球賽，哪怕是他們最愛看最關心也最希望澳洲贏的目前正在澳洲舉行的國際板球比賽澳洲隊對印度隊或英國隊，花費那麼多的錢（誰會掏這錢？）、動員那麼多的人去看，去為澳洲加油。

再一想，這標體有點消極，於是改了；況且，不要搞錯喔，這裏明明不是世界上碩果儘剩的少數未遭各種汙染、人心淳樸的幾個大農村之一的布村，即澳洲境內嗎？真正的“國足”對澳洲公民來說應指被紅衫軍們稱為“袋鼠軍團”的澳大利亞隊才是。但往往習慣勢力勝於邏輯，哪怕是錯的，於是只能將錯就錯，以免有人認為反而是我神經搭錯了。

我因為星期四白天全天工作，這個年紀了，晚上真的很累，只看了朋友發來的一些布村足球場的現場的照片（就是我在上面描繪的場景）。想起網上新聞中應有重大體育新聞的現場轉播，想打開看看，不料絕大多數的體育新聞是澳網、橄欖球、板球賽，居然找不到布村正在比賽的國足對袋鼠軍團的比賽，只有早就過時的韓國進入前四名的報導，可見足球在澳洲的普及性目前雖已有了極大提高，在大多數澳洲人心中仍然是個比板球、網球還小的“小球”，只得悻悻地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打開電腦查看比賽結果，發現袋鼠軍團 2:0 勝了國足，我還以為看錯了，一連看了幾遍才發覺我的英文沒問題。我的下巴掉下來了，怎麼可能？於是決定認真閱讀報導全文，這才發現袋鼠們贏的還挺漂亮，包括卡希爾那剪刀式的倒勾射門。報導還說在上半場袋鼠們的控球率為 77%，傳球 296 次(國足 85 次)，雖然打門同國足一樣才 2 次。後來在微信上也看到國足基本處於挨打局面，同他們在小組三連勝的雄姿全不相同。

有人說袋鼠軍團的實力強於國足。我不同意。亞洲杯開始前我曾查看兩隊目前的世界排名：中國是 87，澳洲才 100。近年來澳洲隊的表現同兩次世界杯曾打入前 16 名不可同日而語。小組比賽國足銳不可當，袋鼠才二勝一敗，按理說國足贏面更大，為什麼打得這麼熊呢？是否或許是啦啦隊幫的倒忙呢？說不定。給他們太大壓力，將他們的贏球同民族崛起連繫在一起！我們知道適當的壓力能使人激奮，過份的壓力和期望可能適得其反，使人緊張或壓抑，不能正常發揮。

雖然如此，失望中我還是高興的，因為澳洲贏了。比賽前在微信群上人們曾熱烈討論中國和澳洲比賽你支持誰的問題，答案各不相同。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中學時我所在的市重點中學，它是上海中學籃球強隊，我們幾名愛看籃球的同學每當市聯賽總要去當時陝西南路市體育館為校隊助威，後來有位同學因搬家轉進另一間市重點中學，也是籃球勁旅，於是如果兩校交鋒，看籃球時原來要好朋友就開始吵架，有人罵這位同學是叛徒，因為他幫我們的對手助威，他說我已不是這你們學校的了，為何還要幫它呢？讀者朋友們，這情況不是同我們現在的情況挺相似麼？

也有人說心手背都是肉，為何要厚此薄彼，誰贏了都應該歡呼，都應該祝賀，都應該高興吧。挺動人的說法！但國足輸球之後，我卻沒看到微信群上有人為澳洲歡呼，覺得好奇怪。對華裔澳洲公民或永居者，您是否認同澳洲是您的祖國呢？澳洲給了我們潔淨的空氣、優秀的水質、宜人的環境、安全的食品、良好的治安、豐厚的社會福利、先進的免費醫療、民主透明的政治、自由平等和言論自由。甚至去看足球，負債累累的政府還提供免費公交，哪怕您不為澳洲加油！我們好多來澳團聚的父母還能享受很多福利和老人護理，儘管他們並沒對這個國家做什麼貢獻。我們的子女能享受優質教育，且他們和他們的後代還要在這裡扎根生活下去。我們為何不能對她感恩，為何不能喊她一聲“祖國”呢？

對“祖國”一詞，我查過身邊四本中文詞典，它的解釋是“自己的國家”或“對自己國家的敬愛的稱呼”。以此看來，我們澳洲公民或永居者稱呼澳洲為祖國並無不妥，只要您認同她是您的國家

，特別是已宣誓忠於她的澳洲公民。中國政府也一再鼓勵華人移民融入當地主流社會，我們對澳洲作為祖國的認同感還有什麼困難呢？

體育運動中勝敗是兵家常事，贏了不要太高興，因為誰也不能保證下一場一定贏，輸了也不要太洩氣，因為很可能以後會贏回來，所以看待輸贏應抱平常心，特別是體育比賽中若 $A > B$ 、 $B > C$ 則 $A > C$ 的不等式定理並不成立，很可能會出現 $C > A$ 的情況。有時我們用“黑馬”表示意想不到的結果，或名不見經傳者/隊贏了強者/強隊。這種例子多不勝數：剛看到瑞士天王、很有奪標希望的費德勒在澳網進不了第三輪而輸在無名小卒手下；然後又是衛冕的日本隊敗在阿聯酋腳下，只能打道回府。這一想國足也沒什麼遺憾了，畢竟他們是很盡力了，戰績相當亮麗了。

我覺得奇怪，有些華人在澳洲居住很久，仍不知體育必須遠離政治。以前好多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東德等，總將體育比賽獲獎同政治宣傳如制度的優越性掛勾，今天北韓仍然如此，贏了比賽是主體思想的勝利，那麼輸了該不是主體思想失敗了吧(有人為回國的北韓隊捏一把汗)？所以我看到有人將國足贏球同“民族崛起”聯繫在一起，覺得還是有點怪怪，因為國足輸了，是否算民族崛起止步了呢？或者國足前幾天贏了，隔幾天輸了，是否民族也變成一會兒崛起一會兒衰落了？甚至有人將習大大也牽了進來。習大大也許也看球，也會為國足贏球高興，我想他不會將國足贏球歸功於他治國有方吧。在澳洲生活這麼多年，我經歷過霍克、基廷、霍華德、陸克文、吉拉德、艾博德等總理，從沒見過哪場國際比賽把國家領導人牽進來，球隊贏了也不會得到他們的接見、表彰，至多是雪梨奧運會開幕式霍華德出席，因為這是禮節性的，作為東道主需要會見招待各國領導人。霍華德非常喜歡板球，他也許會觀看比賽，但從不介入澳洲隊輸贏的評論，退休後他以普通百姓身份成為某板球俱樂部的顧問。將體育同愛國主義聯繫在一起也已是陳舊觀念了。曾有中國人罵何智麗是漢奸，因為她加入了日本隊，在亞運會奪走了中國隊的女乒單打冠軍(而這本來是體制的問題 – 安排球員打假球 — 引起的，限於篇幅就不說了)。以前有南韓曲棍球教練幫中國贏了世界冠軍，打敗了南韓，是否他是韓奸呢？但中國隊說他有很強的敬業精神 (professionalism)。目前世界各國球員或教練國際化，各種球隊、運動隊、運動項目都聘請外國教練和球員，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在體育比賽中早就逐漸淡化了。多年前曾有各國觀眾在國際比賽中為本國隊的輸贏吵架打架，有打死人的，今天這樣的事已極少聽說了。所以我要慶祝袋鼠軍團的勝利，儘管尚不知面臨阿聯酋勝負如何，也要慶祝國足的光輝成就！（寫於澳洲日）

後記: 星期三早晨看網上體育新聞。袋鼠軍團昨晚以 2:0 打敗了淘汰日本隊的阿聯酋。雖然沒看到華人同胞們去為我們自己的袋鼠軍團加油。看來加油對比賽結果其實並沒有太大的用處。

珍藏了四十多年的感恩

藍湘

這是一份四十多年來在我心中重溫了無數次的恩，卻始終未曾下筆。原因是那將是一封無法投遞的書信。當年的那人那事，讓我感動萬分，感激萬分。可是我從不知道那位好心人的姓名，甚至從未能看清他的容貌。

那年，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令，於是全中國無數青年學生被分派到鄉村去落戶。我那時只是個十幾歲的初中生，也面臨同樣的命運。上海的學生很多去了黑龍江雲南等邊遠地區。家父費大力氣托一位親戚幫忙，安排我去離上海較近的閩北山區。

我從上海坐十幾個鐘頭的火車，再轉乘幾個鐘頭的長途汽車，來到縣城。那裡安置學生的工作人

員告訴我，我還得再乘車，走 60 里地也就是 30 公里，去指定我去的鄉下。於是當天下午，我拖著兩件笨重的行李，一邊是鋪蓋被褥，另一邊是裝著衣服雜物書籍的旅行袋，踉踉蹌蹌地上了公車。

車開出縣城個把鐘頭，在一條河邊停下了。河不寬，但沒有橋，河上停著一艘木頭渡船。旁邊人說，車得開上渡船，由艚公們撐船過河，車再上岸繼續行駛。那天車沒上船。司機下車看了看河水，又跟老艚公嘟囔了幾句，撂下一句話“水位太高，車不能上船，你們自己擺渡過河吧”，便調轉車頭而去。老艚公說：前一天上游下了暴雨，今天河水湍急，水位高漲，車上船會有危險。乘客們得自己乘船過河，再走完剩餘的行程。當地人似乎都習慣了這種臨時的突變，默不作聲地提著自己的東西上了船。我慌了：我怎麼辦？公車早已跑得無影無蹤，我總不能在這連招牌都沒有的荒涼河邊過夜。沒有選擇了，只好硬著頭皮上船。

到了對岸，我才真明白我的處境有多嚴峻。腳下一條幾米寬的砂石路，起起伏伏通往遠處的高山密林。路兩旁荒無人烟，幾間搖搖欲墜的破草房，不像有人住的樣子。陣陣秋風中，山裡已是黃昏，而我前面有十三公里的路要走。我扛起鋪蓋，走十幾步放下，再回過頭來扛旅行袋。如此反覆幾次，我已氣喘吁吁。我明白：天亮前不可能到目的地了。想起傳說中的鄉間劫匪和山林野獸，“完了，今晚要死在這荒山野嶺了！”這一想，一身熱汗嚇得冰涼，頭髮都豎起來了。

同下船的人轉入小路，都走得看不見了。只有一個年輕人，蹲在前面路旁抽煙回望著我，身旁放著他的扁擔和裝滿雜物的籬筐。這時過來問，從城裡來？要去哪兒？我說了地名。“十三公里路呢，你這樣今晚走不到的。我幫你挑行李，你空手走路行吧？”我點頭。這時候，只要能回到有人群有燈光的地方，不行也得行了。他把我的行李壓上兩頭籬筐，試了試，回頭說了聲走吧，便起步了。

挑擔子得按著節奏快走，我跟在後面緊趕慢趕。但很快，我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小伙子停下說：“挑擔子走不慢。你跟著順大路走。路邊有公里牌，你看到十三號路牌就到了。”我想問這路上有沒有土匪野獸，可是不敢。他大概感覺到我的驚恐，看看我說，“不怕的，走走就到了。”

我眼看他越走越快，在後面咬緊牙卯足勁小跑也跟不上了。山路彎彎曲曲。起頭轉彎後我還能隱約看到他走在前面路的盡頭，可不久就完全看不到人影了。我幾乎確信我再也看不到我的鋪蓋行李了。他叫什麼住哪兒我一無所知。先前暮色蒼茫中，甚至沒能看清他的面容。怎麼辦？出門第一天就把行裝丟個精光。眼前出現了文化革命中如今變得一貧如洗的上海的家，和還被大學關著政治審查的老媽。驚嚇中我再跌入深深的絕望，我怎麼面對好不容易為我湊起行裝、含淚送我上路的老爸？

等我走到十三號路牌時，天已經黑盡了。一條又短又窄的小街兩旁，有幾點油燈光亮。唯一一座磚房門前，亮著電燈光，那一定是當地人民公社、也就是鄉政府的辦公處了。我像朝著救星般直奔燈光而去。到了門口，我一下子愣住了：門裡放著我的鋪蓋卷和旅行袋！再一看，才注意到那小伙子坐在暗處脫了上衣抹汗。見我來，他站起來面有喜色地說：“你到了。公社秘書說，知道你這幾天會到。說今晚讓你睡在公社，明天派人送你進村子。”

我望著他，一下午的委屈、驚嚇、對他猜疑的愧疚和滿心的感激，一下子湧上心頭。憋了幾個鐘頭的淚水，此時嘩嘩直流。他似乎沒有注意到，說了聲，你快進去，秘書還等著。我還有十幾里路，要趕緊走。我失神地望著他消失在夜色中，忘了問他叫什麼。淚水矇住了眼睛，我還是沒有看清他的面容。

我告訴公社秘書，今天碰到大好人。秘書說，山裡人厚道，碰到這樣的事，都會幫的。遺憾的是，他也不認識那位年輕人。

那以後我在那地方住了幾年。每逢集市，我總注意看有沒有似曾相識的人，他卻再也沒有出現，就這麼永遠地消失了。

再後來經過了多少年，經歷了多少事。上大學、留學、結婚、生子... 但這四十多年前發生的事，依然歷歷在目。我有時想，是不是我當牧師侍奉上帝一輩子的祖父和姑姑在天上看護著我？還是天父聽到我老爸在上海日夜為我禱告的懇求、派了天使來救我？我幾次在夢裡回到那條山路。每次我都惱恨醒來，因為我總來不及找到那個小伙子，跟他說聲謝謝。謝謝他讓我看到了人性的純真，謝謝他在 我最低谷的時候，讓我看到希望，謝謝他在我人生起步時，給了我一個仁慈良善的榜樣。為此，我終生感激他。可是這一切，我到哪兒跟誰去訴說呢？

真希望他真是上帝派來的天使，那祂一定聽到了我這珍藏了四十多年的心聲。



中國 vs 澳洲

韋鋼

如果婆婆和媳婦打架，作為兒子和丈夫應該幫誰呢？這是個古老的問題。

話說亞洲杯足球賽，中國國家隊來到我們這個地球角落里的美麗的布里斯本。這種事好像還是第一次。更神的是近年來一直不景氣而飽受球迷詬病的中國國家足球隊，來到布市後立刻咸鱼翻身，連勝三場，出乎所有球迷所料。可更精彩的還在後頭：中國隊將迎戰澳洲隊（Socceroo）。

本人雖然對這次本地舉办的亞洲杯關心有加，却無奈實在太忙，沒有準備去看比賽。

然而，就在中國隊迎戰澳洲隊的那天上午，朋友 R 打來電話：我這裡多一張票，免費的票，還發紅汗衫。晚上去看球吧？有點出乎意料。這對多少有些後悔的我說來，無異於天上掉餡餅。便一口答應。

R 說，W 有點糾結到底支持哪一邊。她說她自己想好了支持中國隊。澳洲與中國比賽，就支持中國。澳洲如果與中國打仗，那要看是誰侵略誰。R 補充道。

我突然意識到這還真是個沒想好的問題。我支持哪邊呢？中國是我的祖國，祖國的足球隊不遠萬里來到這裡，責無旁貸，應該支持。另一方面在澳洲生活近三十年，說第二故鄉一點也不為過。我打出生起呆過的所有地方，就數布里斯本時間最長。早已深深地熱愛這塊土地，這個國家。

於是決定折中一下。下班的路上我去商店買了一頂帶澳洲國旗的藍色禮帽（就是國慶節用的很誇張的那種）。晚上看比賽時，我身穿紅衫，頭戴藍帽。紅衫上印著“中國加油”，藍帽上是大英

米字下的青天北斗。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发现有点不合群。“鬼佬”们会意地冲我微笑；同胞们见我这打扮更是回头率大增。

比赛开始，我们这个看台大多是中国球迷。留学生的啦啦队非常卖力。不时有年轻人，或男或女，站起来带领大家喊加油，喊口号：中国同胞们，大家跟我一起喊.....节奏铿锵，震耳欲聋。我试着跟着喊了几下，不行，声音不出来。几十年没喊过口号了。老实看球吧。

突然中国队的3号将一澳洲队员铲倒，就在大家觉得他要吃黄牌的时候，3号突然倒地，并一卧不起。我对坐在一起的W说：不对吧，他把澳洲队员铲倒了怎么自己躺那不起来了？也许真的受伤了。澳洲队突破封锁，不断进攻。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惜球没进。“太可惜了！”我对W叹息道。

就在这时，中国啦啦队的声音又起，铺天盖地。我看看周围的红海洋，心想：坏了，我虽红装在身，内心原来还是汉奸一个啊！

得，看球就是看球，好玩就行，何必那么认真？打球又不是打仗。

那要是真的澳洲与中国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支持那一边？我记得以前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也不能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道理。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像你问：如果你母亲与你媳妇打架，你帮哪一个？当然最好是不打。

所幸澳洲与中国在可见的未来应该不会打仗。

然而，在另一条没有硝烟的战线，其实澳洲与中国一直在打，而且澳洲正在节节败退。

我说的是澳洲制造 vs 中国制造。曾几何时，绿色的“澳洲制造”小三角标记是那么令澳洲人自豪，厂家商家均以其为荣。后来大量中国产品涌入。起初只是衣服鞋帽等低端产品。逐渐发展到日用品，后来是电气等。澳洲的工厂也纷纷开始采用中国造的零部件，毕竟价格太诱人了。开始也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制造”基本上是劣质的代名词。

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中国产品的质量在一点一点地提高。直到有一天，澳洲本地的制造商们发现，不用中国的零部件就没法生存。到了今天，不是用不用零部件的问题，用和不用都是死路一条。中国产品由于低廉的原材料和人工，加上质量的提高，向洪水一样冲进澳洲市场。澳洲厂商纷纷中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聪明的早已去中国开了厂，重新站稳脚跟。

我所在的公司也一直高举澳洲制造的旗帜。确实风光过。我一手开发的产品，卖点之一就是澳洲设计并制造。高质量和创新曾经是我们的战略。然而我们终不敌对手的价格，他们的产品来自中国。我们在一天一天的走下坡。加上总公司的错误管理和官僚，我们生存的机会一天比一天渺茫。终于，在去年底宣布放弃本地的工厂，停止本地生产。为时已晚，只能缩小拳头，做最后的有气无力地挣扎。

阴差阳错，我本人是地道的“中国制造”却为捍卫“澳洲制造”奋斗了20年。终于败下阵来。如今到了要交换场地的时候了。

你问如果打起架来我支持哪个？我的答案是：谁打赢了我支持谁：)





家庭主妇闲扯 G20

王欣

【编者按：由于编辑疏忽此文上期漏刊，带来时效上的损失。特此表示歉意】

头儿发来电子邮件急征本月的文稿，本人绞尽脑汁，东拼西凑，最后还是弃先稿于摇篮之中：风花雪夜，霓裳美曲，都不应景啊。什么是时下的热题？当然是 G20！那咱就来写个非专业的“报道”吧。愧！

毛泽东曾说过，人是最宝贵的，咱就从人数着手。先抄录几个从网上和微信上看到的数字。参与 G20 保安工作的共有 6000 名警员，其中 1500 名是来自新西兰和它州的外援（新西兰警员 212 人），是 2007 年悉尼 APEC 峰会安警的两倍；另有 1900 名士兵参与陆河空的保安工作，外加一支由 1000 名士兵组成的“生力军”随时处于待命状态！30 公里长“丑陋的”铁围栏（当地人形容）是 2007 年悉尼 APEC 峰会的六倍；市内的每个检查岗配备车底摄像机，移动 X 光扫描仪及爆炸物监测器等设备；大楼的平台屋顶上埋伏着狙击手；全副武装的警察可以随时盘问或搜查行人，并在黑色小本子上记下被盘问人的详情。用一个数字结束这个枯燥的段落：三天里用于 G20 安全保护的费用总共是一亿澳币，占峰会全部花费的四分之一。惊！

作为家庭主妇，本人更愿意跟大家 share 一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先说俄罗斯总统。普金居然来了！峰会前那么多猜测，那么多负面的消息，但人家还是来了。先前那个信誓旦旦要严待厉责普金的阿伯特面对活人普金不也笑容可掬吗？其实这才对嘛，东道国之主，又是一贯以与世无争形象生活在地球村的村民，装也得装啊。不过这还得感谢咱们的考拉国宝，让气场不合的俩主互避对眼，只对着它们眉笑颜开。装！

可北极熊究竟抗不过小考拉背后众志成城的敌意，提前离开，倒也避免了峰会结束后首脑合照时排位的尴尬。让本人特别注意到的是另一个细节：普金到达机场时，特意提前从防弹奔驰 S 系列座驾下车，与为自己保驾护航的警员们握手致谢。当跟最靠近机身的警员有力地握了一下手之后，普金健步登上飞机，但没一头钻进机舱，而是做了一个漂亮的礼让手势，示意站在机门旁的女乘务员先进飞机，自己随后才步入。看到这个镜头，即刻联想到普金前些日子在北京 APEC 焰火晚会上体贴地替彭麻麻披上外衣的情景，赞美之心油然而生。这才是顶级的绅士啊！无论何时都不忘 ladies first，且对一国之母和一机之女同样彬彬有礼。本人顿时忘了这几个月来挂系于心的乌克兰之争，又恢复了对瓦洛佳的好感（瓦洛佳是普金同志的小名）。哼哼，最弱莫过家妇心。咳！

既然提到彭麻麻，就接着说她吧。本人脱不了俗，最在意和关心的是彭麻麻的着装。下飞机时彭麻麻穿的是白色套装，夜幕下倒也亮丽显眼，只是那根凸现腰围的皮带似乎有些多余，说画蛇添足有不友善之嫌，但说没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该是贴切的。第二天去游龙柏动物园，35 度高温下，彭麻麻显然穿得太多，这样的天气露点儿脖颈胳膊是可以的嘛。不由暗自责怪彭麻麻身边的御官：难道事先了解清楚天气情况不是他们的工作吗？不过彭麻麻自己怎么也会忽视这个因素呢？天气跟穿戴很有关系啊！不过万事都有其好的一面：彭麻麻的厚衣那天为她挡住了烈日的暴晒，也让她与毛茸茸的考拉避免了直接的皮肤接触。嘻！

彭麻麻在国会聆听习大大讲话时穿的深蓝色中式立领外套倒是挺合适的，不凑巧的是阿伯特的太太也选了色调十分接近的外衣，真恨不得让后者换了那件衣服！如果两位国麻事先协商一下就好了。彭麻麻到达的第二天晚上，跟习大大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时穿戴得最棒：宝蓝色的旗袍上绣着五彩缤纷的图案，手执同色的精致小手袋，头发挽起耸于脑后，尽显其优雅。习大大

则遵循一贯的着装原则：领带的色调与夫人外衣的基色绝对保持一致。总而言之，除去天气和撞色因素之外，彭麻麻怎么穿都得得体有形，真给中国女人长脸。赞！

最后说说大街上的见闻. 14日星期五放州假那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市中心大街“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顿感于心不忍. 说什么咱也是布里斯本城民啊，该响应政府的号召，在 G20 期间要正常上街活动，不能给外国首脑和记者留下布城市民害怕恐怖分子捣蛋的印象。15日星期六早上本人雄赳赳气昂昂地上街，见了胸前挂着记者吊牌和拿着相机的人就即刻展示出灿烂的微笑，并时时为自己的“善举”窃感满足。举目望去，满街全副武装的“黑猫”警察，烈日炎炎之下大汗淋漓。看着他们遭罪的样子，同时感受着渗进条条街巷的不自在，渐渐觉得没劲道了。突然被一阵熟悉的外国话吸引，凑近一瞧，原来是一群乌克兰的抗议者，穿着用俄文印写的“普金，把你的魔掌从乌克兰撤回”的体恤，举着“普金是窃取乌克兰的大盗”的牌子在示威。瞧着没太大兴趣，再往前走吧，又是一群集会示威者，声势更大，一些人像是参加化妆舞会，装扮大都鬼模鬼样的。原来这是抗议排碳和促进环保的集会。停住犹豫了几秒钟，但还是走开了，怀着微微的歉疚：咱中国人就是对这类活动没有兴趣，即使是满心赞成的。正作着自我批评，被眼前铺开的一片黄衫闪了眼，一大群“法轮功”功员一边吃着粽子免费午餐，一边在等着上场集会抗议。因为给抗议示威者的区域是由市政府事先指定的，相关人员还必须遵守先到后来的规则，集会者倒是非常遵守秩序。好！

看到“法轮功”三个字情不自禁地避开了，这是本人惯常的反应和做法。接着跃入眼帘的是集会者外围零零散散站着几个脖子上挂着吊牌的人，吊牌上写着“Independent legal observer”，这是哪路人马啊？既来之，弄清之。上前礼貌地问了一下，从被问者耐心的回答中了解到，这些人是一些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和见习律师，他们志愿来“旁观”示威抗议活动，万一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导致法律诉讼，他们可以担任法庭需要的现场证明人。一路看下来，这些人最称我心，最合我意，最得法道。敬！

17日星期一清晨，睁开眼不期而至的第一个想法是：劳命伤财的 G20 终于结束了！第一个感觉是：天气也凉爽多了。

民以（饮）食为先，妇以（方）便为主。乐！

富人过穷人日子的两种形式

猴香玉

如果按照年龄性别区分，这个世界上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如果按照财富的多寡区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有富人和穷人。富人过着富人的日子，住着豪宅开着跑车，我们不觉得奇怪；同样，穷人过着穷人的日子，住在贫民区开着像爷爷一样老的车，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奇怪的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里，有一些富人在过着穷人的日子。

这些富人过穷人日子的形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有心藏富。

澳洲的养老政策是，国家养活着那些没有收入的超过 65 岁的老人，养老费每个月大约 1000 澳元，但是你自己居住的家庭房屋不在政策的管辖之内。所以，有些人，就把所有的财富换成一个 200 万甚至 300 万澳元的豪华房子，然后把剩余的财富转到亲戚的账号里，自己就领着澳大利亚政府的养老金，拿着老人优待证，坐车看病买药等等，都享受低价格或者免费的服务。这是富人在过着穷人的日子，叫着有心藏富。

澳大利亚是个福利性的国家，有工作的人不但需要交很高的收入税（比如年收入 12 万的人缴纳的税大约是 35,000），而且消费价格也 and 没有工作的人不一样。比如送孩子去幼儿园，没有工作的人的托儿费用每周可能是 50 澳元，那么有工作的人的托儿费用就可能是每天 50 澳元，虽然孩子们上的是同一个幼儿园，也没有班级的差别。再比如看医生，没有工作的人看医生的费用是免费的，那么有工作的人看医生的费用一般在 15 - 50 澳元左右，虽然大家看的是同一个医生，也没有服务内容的差别。当然，做公共汽车火车，买药品等等，没有收入的群体都享受着国家很好的照顾和补贴。

很多人不理解，澳大利亚这么照顾弱势群体，为什么？因为在一个国家里，工作的数量是有限的，不论大家都多么努力，总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工作的，这不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的错，是体系的问题，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所以有工作的人就应该养活着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更不用说，一个国家需要发展公路铁路军事等等，都需要大家的税收来支撑着。

那么这些有心藏富，明明是富人却过着穷人日子的人，过的开心吗？不开心！因为他们很担心政府发现了他们的富有，很害怕别人发现了他们的富有，而且有的时候藏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们生活在担忧和恐惧之中。比如说，他们不敢参加豪华游轮的假日团，说那样会被别人发现自己的富有；他们不敢买好车了，说那样会被别人发现自己的富有；他们这也不敢了那也不敢了，他们守着自己的财富却过着没有财富的日子，更不用说天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养老，只是一个例子。澳洲的福利很多，可以利用或者滥用的机会也很多。

第二种，富人过穷人日子的形式，是无心露富。

这些富人，很多是企业家，不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小集团的企业，他们大部分都是摸爬滚打地把企业办成功了，生意做得红火了，财富也多的只好改变计算单位了，比如是几个亿了等等。他们都是真正的富人了，不论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们。

但是，他们无心去露富，他们仍然开着自己多年前的破卡车，穿着朴素得让你怀疑他真是这个人吗，吃东西也不挑剔，对于饭店里的服务员温柔得像是对老板一样。他们享受财富的方式，是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别人，自己反而享受的很少很少，过着看上去像穷人一样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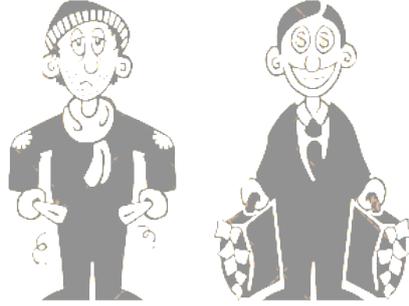
比如曾经一个国际上很有名气的富人，到我们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来捐款，兴建一个医学科研大楼，他的捐款额度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高的。学校要用高级车去接他来校园，结果他说：“不用了，出租车也是一样的舒服。”然后害得我们校领导等他的时候，看到一个出租车来了就准备接人，结果很多次都是别人从出租车里下来了。等他到了的时候，他的那个巨大额度的捐款支票，竟然是在一个普通塑料袋里装着的。

这些富人，言谈举止中，从不露富；吃喝玩乐中，从不露富。但是他们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却在报纸电视中频频报道。

看到这两种富人过穷人日子的形式，我就想：是什么让人们对于财富的处理有这么大的不同？为什么有些人藏起自己的富有让社会养着他们呢？他们知道的道理太多无需解释，要不然他们不会害怕露富。但是到底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有心藏富的生活方式呢？那么又为什么有些人

贡献自己的富有而自己过着简朴的日子呢？到底又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无心露富的生活方式呢？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读越觉得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我与鸟缘（续）

维和

（六）Bessi 進駐

自从 Bessi 成为我们的来访常客，不仅给我们（当然包括 Bertie）而且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增加了许多乐趣。

一天傍晚，我开门出去见一只很小的鸟站在门前，第一眼根本没辨认出是 Bessi，当我走近，它仍然不飞时我立刻感到是它。当我蹲下抚摸它时才发现它失去了整个尾巴。它的尾巴相当于几乎它身体一半的长度，所以这时的它显得很小。

它进家后我能意识到它此次不像往常的短访而且没有想出去的迹象，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替它准备住宿。小窝和它初访时我布置的一模一样，所以很快就准备就绪并放置在洗衣房的橱柜顶上。不需做任何训练，它竟然就住下了！

据邻居分析像是它的尾巴被猫咬住，当它极力挣脱时丢失的。我当时正在海外工作的先生也是这样认为。

就这样 Bessi 很安定的留居恢复，在屋内有友好的 Bertie 作伴。每天傍晚飞出屋站在到屋顶上伸腰展翅呼吸新鲜空气成了它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孩子们伸出温暖的小手臂上让其随意降落玩耍。

鸟类的羽翅长得很快，一个多星期后 Bessi 基本上恢复了原状。我的直觉告诉我它的留住已结束。看着它又很强壮的飞如空中消失在我的视野里真的有些依依不舍但我理解它是属于大自然的。

（七）Bessi 第二次求助

自 Bessi 失尾進駐修養一個多星期返回大自然後又恢復了時常來訪的程式，其中一次間隔了兩個多星期使我真的很想它。當它終於又出現時，我說“你出遠門回來了？”

在心靈溝通上，與 Bessi 之間似乎勝於我自己的愛鳥 Berty。一天傍晚，我一出門便見到 Bessi 一動不動的在門前站著，蹲下一看它是一條腿站在那，在仔細一看，它的右腿的一腳趾在流血！我立刻去取用於小鳥的消炎水（曾用於 Berty 腹部傷口的），它竟然就像一乖孩子一樣伸出右腿讓我塗敷藥水，顯然百分之一百地相信我的護理（我的 Berty 是不會伸出一條腿讓我觸摸的）。此次它顯然無意留住。接後兩天它仍然傍晚來訪讓我塗藥水直到傷口痊癒（癒合很快）。

不久，我回中國探訪的計畫就緒，在出發的前一天的傍晚天下著小雨 Bessi 出現在門前，我很詫異“它怎麼會有如此靈感，來向我告別？”但即刻便注意到它又是一條腿站立，一查看，此次似乎比腳趾流血要嚴重的多，像是一條腿被折斷了！鑒於繁忙 RSPCA 指示我直接送過去。從將 Bessi 置入小紙盒中到約 20 分鐘的行程，Bessi 乖的竟然沒做片刻的掙扎，靜靜地聽我一路不停的安慰。將 Bessi 提交給 RSPCA 的值班人員後，我在那等候著診斷結果的同時流覽了周圍的環境。見小狗小貓各自有一間清潔的小屋和小鋪悠閒的住在那兒，感慨萬千。

當我被告知 Bessi 的腿沒被折斷時我很感寬慰！但它得被留住治療。工作人員說他們通常是將康復的小鳥放回它們所屬的領地，這使我倍感寬慰。告別了 Bessi，感到沒有比將它交給如此有能力的有愛心的專家更放心的了。第二天我仍帶著對它的掛念踏上了回中國的旅程。

一個月後從中國回歸的第一件事是電話 RSPCA 諮詢，為了弄清因果，隨後又駕車過去，終於獲知 Bessi 由一志願護鳥人家收養並沒再放回它所在領地，其主要原因是認為它過於溫順放回後再次受傷的可能性很大。具知收養人很喜歡 Bessi。失望感難免，但想像 Bessi 生活在如此愛鳥人家也就自我安慰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仍報有 Bessi 會突然出現在門前的幻想。甚至今日每次見到鴿子還情不自禁的多看一眼。

我與鳥緣尚未到此截止。



【英伦心影 18】虐恋与禁爱（三）

薇薇

1897 年，王尔德刑满释放，在罗比的安排下隐居于法国。同年八月，波西回到王尔德身旁，几个月后，在双方家人的压力下再度分手。1900 年王尔德寂然长逝于巴黎一家廉价小旅店里，终年 46 岁，死时只有罗比和另一友人相伴。

天才艺术家似乎总有异乎常人的特质，不舍昼夜汹涌奔腾的创造力总是伴随着某种偏执和无羁，也许是莫测高深的怪异，也许是不可理喻的狂放。他们喜欢蔑视凡俗，他们习惯挑战传统，他们忙于创造规则。他们常常游走于人性的边缘，游走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边缘，不屑于与大众沆瀣一气，也不能与社会达成共识。

王尔德，这位唯美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位光彩夺目的剧作家，在生活中完全实践了他的唯美追求，上演了一幕活生生的悲剧给世人观看。就像泥足使金身变得宝贵，就像残缺使幸福更加完满，悲怆是生活和艺术的极致，是滋养心灵的清泉，每一种美丽背后都有悲哀的隐情，每一种欢乐背后都隐藏着无常的惊险。上苍愉快地制造着天才，又把他们扔到凡间来折磨，天才的代价，经常要以生命来偿还，他们注定要像流星，像烟火，灿烂无比但转瞬即逝，这就是上苍的意旨，是毁灭，也是成全。

罗比按照王尔德的吩咐，将那封狱中长信用打字机打了一份，同时用复写纸留了一个副本。罗比本应把原稿寄给波西，但长信中有诸多谴责波西之语，罗比深知波西的个性和为人，机智的罗比只把打字件寄给了波西。果不出所料，波西只看了几页就勃然大怒，把那信件毁掉了，波西以为只此一份。

王尔德逝世后，作为遗嘱执行人和著作权委托人的罗比将狱中长信出版发行，删节了一半文字，主要删去了对波西指责的那部分。书名“De Profundis”是罗比拟定的，取自拉丁语“发自深心”之意。1925年，中国出版由张闻天、汪馥泉合译的中文版，取名《狱中记》，在此之前，周作人翻译介绍过《快乐王子》等童话，《少奶奶的扇子》一剧在上海公演极获好评。

波西自然知晓了罗比那里藏有狱中书原稿，于是向罗比索要，并誓言要将罗比告上法庭。无奈之下，罗比想出一个对付波西的好办法，当着证人的面，把底稿封存起来赠给大英博物馆保存，并注明要等六十年以后启封。

1912年，波西控告《王尔德传》的作者 Arthur Ransome 诽谤，存于大英博物馆的狱中书原稿被启封作为呈堂证据，波西败诉，但他得到了一份狱中书的副本。输掉官司而气急败坏的波西扬言要将狱中书副本拿到美国出版并由他来加注解。罗比急中生智，立即把自己秘藏的副本寄给在美国的朋友，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办妥版权登记。这位朋友不辱使命，在10天内排版印刷了十六本，这是取得美国版权的最低印数，直接把其中十五册寄还给罗比，留下必须要在市场公开发行的一本，就是这一本罗比也不想被人买走，于是定了个奇高的价格500美金，但还是被一位不知名的收藏家买走了。这是狱中书全本的第一次出版。

罗比一直致力于王尔德著作的整理工作，由于王尔德生前被判破产，因此债权债务关系极其复杂，罗比逐步购回王尔德著作版权，其后转交给王尔德的儿子，罗比也成为王尔德儿子的挚友。1909年，罗比请人在巴黎拉雪兹公墓为王尔德设计修建了墓碑，还预留了一个小室将来存放自己的骨灰。1918年，罗比去世，终年49岁，他与王尔德在一起永不分离了。

王尔德那块大墓碑上，在人所能及的高度覆盖满了成千上万的红唇吻痕，是来自全世界爱慕者的亲吻，虽然公墓人员定期清洁，络绎不绝的唇印很快又重新铺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性感的墓碑。人世间最深的爱恋，不是执子之手，相亲相伴，而是明知赴汤蹈火，还是义无反顾，看来大众完全领悟了王尔德的挚爱深情。岁月悠悠，王尔德的凄美悲剧早已落幕，而爱却历久弥新，源源不绝。

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位伟大的演说家曾表示来生最愿意做的事是“与王尔德对话”。在沉默了差不多一百年以后，英国的态度开始软化，伦敦西敏寺大教堂诗人角为王尔德摆放了神龛，把王尔德的名字刻在蓝色玻璃窗上。在伦敦阿德莱德街心，平卧着一座王尔德纪念碑，标题是“与王尔德的对话”，上面刻着王尔德著名的警句：“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英国已向王尔德悔过了。

【英伦心影 19】漫步古城约克

薇薇

约克是英国的古城，至少有两千年历史了。她是罗马人时代的旧都，又被撒克逊人、维京人先后占领。她是英国红白玫瑰之战中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白玫瑰约克家族曾获胜称王。她是中世纪的羊毛商贸中心，北英格兰教区首府，设有教区总堂——约克敏斯特。

约克座落于欧斯河畔，约克谷地中心，伦敦和爱丁堡中途，因地理位置优越，工业革命时期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全国铁路网络中心，此地是南来北往、东西贯通的中转站，十九世纪中叶，城中居住五千铁路工人。约克印刷业曾经兴旺，但没有发展纺织、机械、造船这些现代工业，不曾有机会跃升为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伯明翰这类百万人口大都市，实在是这座千年古城的幸运。

约克现今有十多万居民，以旅游服务业和教育服务业为主，是伦敦之外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公立约克大学 1963 年建立，为英国十大名校之一。约克号称英国两千年文明史的微型缩影，保存完好的古迹建筑是来此领略英国文史的外国游客的福祉，也是美国新大陆移民后裔回乡寻梦的乐园。

约克是名副其实的“纽约之母”。纽约原名“新阿姆斯特丹”，1664 年荷兰人战败，“新阿姆斯特丹”易手英国，被英王查理二世赐于其弟约克公爵。约克公爵率约克人移居新大陆，命名为“纽约”即“新约克”。与两千万人口的繁华大都会纽约相比，约克不啻是迷你小城。看腻了摩天大楼的纽约客并不想在英国再见到缩版纽约或者芝加哥第二，他们来此寻的是古老的味道，觅的是时光倒流，约克独特的古城韵味，才对美国人的胃口，在他们心目中，约克是真正的英国，魂牵梦绕的故土。

位于约克市中心的古城墙 2 英里长，在城墙上环行一周需要 2 个多小时。这个城墙是罗马统治时期的要塞防御工事，圆柱形 **Multangular** 塔是罗马大帝 **Septimius Severus**（208 年-211 年）下令修建的，城墙其后被丹麦维京占领者整固，最后修缮完成于 12 至 14 世纪。城墙是灰白色的大石筑成，基部被翠绿的藤蔓盘绕覆盖。整段城墙有五座城门口，称之为“Bar”，45 座塔楼全部原样保留，黑涔涔的石色述说着年代的悠久。午后漫步于古城墙上，人不多，只是寥寥可数，清风习习中荡漾着懒洋洋的甜香，不论从哪个角度望过去，全城最高的约克大教堂总是在远处显现它俊美的身影。

城中心的约克大教堂，从 13 世纪初开始修建了 250 年完工。这座哥特大教堂的两侧如伞骨般将整座沉重而高耸的石造屋顶挺举起来，看起来却如上帝编织的天网一般轻灵，教堂内部狭长纵深，颇具视觉上的戏剧张力。东侧墙面有一扇面积如网球场般大小的彩绘玻璃窗，是世界上单扇面积最大的中世纪彩绘窗，北侧是“五姐妹窗”，每一扇高 16 米，南侧是著名的“玫瑰花窗”，如万花筒般绚烂浪漫，夺人眼目。要想欣赏美丽的屋顶，只有仰视，仰视，再仰视，仰到最高最难，最顶膜拜的角度，我看，平躺下来才好。

约克有许多条古街老巷，中世纪的神秘情调和乔治王朝时代的浪漫风雅依旧弥漫环绕，其中以石门街和肉铺街最著名，是观光游客云集的步行街。石门街较宽，连接约克大教堂南端，千年青色石板经过马车和行人的踩踏，呈乌黑的颜色，据传说，修建约克大教堂的石头从河岸码头经此街运送，故得名“石门街”，这显然是误传，约克大教堂的修筑比这条街名要晚，还好我们至少知道了：建筑约克大教堂的石头不是由上万个奴隶从尼罗河上运来的，而是约克郡的含镁石灰石。石门街曾是印刷一条街，现今 33 号房子的门楼上还蹲坐着一个被粗铁链锁住的红色小魔鬼，是当年印刷店运送活字的男童小鬼。鹅卵石铺地的肉铺街狭窄曲折，曾是肉铺一条街，有 30 多家肉店，现在还剩最后一间，街两侧是 15 世纪的老屋，第二层的骑楼向街心伸展，开窗后两家人可伸手互握。2010 年，肉铺街获选英国“最上画”街道。

石门街和肉铺街通街是三层高的石房砖屋，首层改装为精品店和特色小店，一间间整齐地铺排开去。见过更精致的瑞士小店，更艺术的法国小铺，可都比不了约克，这里以繁复取胜，以数量见长，有几百上千间精美小店，密密集集，让人眼花缭乱。先声夺人的是店铺的门脸，在石壁或者砖墙外镶上木条，漆成各种颜色，吊挂着五彩花篮，矮牵牛和百日菊，海棠和凤仙，红花蓝花朵朵的娇艳。橱窗也装饰得美极了，纯粹的英国风格，丰盛繁多，看似随意摆放，实则都是精雕细琢，巧妙安排。

漫步街巷，一间间精品屋展示着设计师服装、高级瓷器、上等水晶、工艺品、纪念礼品、彼得兔、维尼熊、艺术首饰，还有小酒馆，茶室，咖啡屋，书店，每一间都新颖独特，每一间都品味高雅，毫无匠气，是繁复中见温馨，华美中有古朴，全部上得了明信片或者水粉画。店铺门面的色泽又是那般炫目，苍灰、金绿、古铜、绀紫、赭红、靛蓝、银黄、乌黑，间隔着跳跃，并不是满街开染料铺子，而是最优雅的色调，最夺目的美丽，不仅耐看，简直费人琢磨，这般品味的练造，真不是一代人的功力。

约克这座古城，古老但不破旧，沧桑但不残败，经过两千年光阴的浸染以及风雨的洗涤，约克在美丽安宁的氛围之下，是诗情画意般的细腻，漫步约克，就是漫步婉约，漫步旖旎。

攝影： 《大羽華裳》

韋 鋼

攝於 2015 年 1 月 31 日 Convention Centre, Briabane



作協簡訊



2014 年年會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2014 年會於 12 月 20 日舉行。年會對協會的執行機構進行了改選，通過了以下安排：

會長：韋鋼； 副會長：藍湘； 秘書：黃邁勵； 會計：董睿



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大會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將作為東道主承辦下一屆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大會。日期待定。洪丕柱老師將負責協調安排大會具體事宜。這將是本協會歷史上的一次重大活動，屆時將需要所有會友的鼎力支持。大會籌備細節等有了眉目後會及時通報會友。



作協下次活動

時間： 28/03/2015 下午 1: 30

地點： 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 meeting room.

內容： 待定。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本期編輯：韋鋼